

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



封面題字：周祖謨

責任編輯：蔣金德

封面設計：凌瑛如

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號)

上海中華印刷廠排版

(上海澳門路477號)

浙江新華印刷廠印刷

(杭州環城北路41號)

浙江省新華書店發行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17 插頁 2 字數 368000 印數 0001—1300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8-013-X/H·1

統一書號：9347·2

定 價：4.80 元

語言文史論集序

這本文集共收文章五十三篇，大部分是屬於語言、文字、音韻、訓詁幾方面的。另外一些是屬於校勘學、文學和歷史研究方面的。因此題名為「語言文史論集」。

這些文章中有十幾篇寫於解放之前，曾在報刊雜誌發表過，長子士琦由圖書館抄錄而得，因與近些年來所寫編次在一起，並略加修訂，大體以類相從，分爲九卷。每卷爲求字數平衡，所列篇數多寡則不求一致。在內容方面，卷一至卷四除總論漢語由古代發展到現代的歷史情況以外，主要是講語音演變的歷史的。卷五是屬於文字方面的，卷六至卷七是屬於訓詁方面的，卷八是屬於校訂和整理古籍的，卷九則是屬於文學和歷史的。篇幅有長有短。其中有一部分是屬於序跋的文字，或論書籍的性質，或論書中精要處所在，因而也收入集內，供讀者參考。所有各篇容或有誤，切盼讀者賜教。

浙江古籍出版社爲本書編校出版費神至多，在此敬表謝意。

一九八六年五月二日周祖謨序。

目錄

序

卷一

漢語發展的歷史·····	一
研究現代漢語方言的重要意義·····	一九
漢語駢列的詞語和四聲·····	二七
漢字上古音東冬分部的問題·····	三六
漢代竹書和帛書中的通假字與古音的考訂·····	四三

卷二

魏晉音與齊梁音·····	六九
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的演變·····	一〇〇
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	一三九

卷三

敦煌變文與唐代語音·····	一六九
----------------	-----

唐五代的北方語音·····	二〇七
---------------	-----

卷四

唐五代韻書集存序言·····	三三五
論裴務齊正字本刊謬補缺切韻·····	三三三
跋唐寫本孫愐唐韻殘葉·····	二四六
五代刻本切韻之韻目·····	二四九
五代刻本切韻及其聲母的讀音·····	二五八
廣韻略說·····	二七三
影印鉅宋廣韻前言·····	二八一
影印音學五書前言·····	二八七
影印古韻標準前言·····	二九一
影印六書音均表前言·····	二九五
影印詩聲類前言·····	二九八

卷五

秦朝統一文字的歷史意義·····	三〇一
記吐魯番出土急就篇注·····	三〇九

跋丁少山覆刻宋監本說文解字·····	三二五
大廣益會玉篇跋·····	三二八
中國文字學發展的歷史·····	三三二
清史稿藝文志小學類糾繆·····	三三六

卷六

清代的訓詁學·····	三四一
讀王念孫廣雅疏證簡論·····	三四八
廣雅疏證錄遺·····	三五五
爾雅校箋序·····	三六二
釋名校箋序·····	三六五
古漢語通假字字典序·····	三六九

卷七

漢語語詞意義的轉變和發展·····	三七三
中國辭典學發展的歷史·····	三八一
中國訓詁學發展的歷史·····	三八七
景宋本刊謬正俗校記·····	四〇八

卷八

論校勘古書的方法·····	四三一
古籍校勘述例·····	四三九
中國古代書籍制度彙考序·····	四五五
余嘉錫論學雜著後敘·····	四五七
古書通例序·····	四六九
世說新語箋疏序·····	四六二
洛陽伽藍記校釋序·····	四六六
中國版刻綜錄序·····	四六九

卷九

中國古代詩歌的比興和想像·····	四七二
釋古代文學評論中的文氣說·····	四八〇
漢魏六朝專家文研究讀後記·····	四八四
讀納蘭詞書後·····	四八六
讀居延漢簡考釋書後·····	四九一
北魏的佛教與政治·····	四九七

胡三省生卒行歷考·····	五〇三
宋亡後仕元之儒學教授·····	五〇七

語言文史論集 卷一

漢語發展的歷史〔一〕

一、研究語言歷史的重要意義

語言的歷史跟民族文化的歷史關係極為密切。一個民族文化的發展總是要在語言中反映出來的。過去研究歷史的人不十分注意語言的發展和人民活動之間的關係，而研究語言歷史的人又往往忽略「人民活動的歷史」，因此有些連帶的問題不能得到完滿的解決。

研究語言的歷史，一方面要探求語言歷史發展的規律，用以說明現代語的現象和發展的趨向，並解決語言在使用上的實際問題；同時也豐富了普通語言學、方言學、歷史比較語言學、語義學的知識。另一方面是根據不同時期語言的發展情況來從文字語言上去理解社會的發展、人民活動的歷史，包括從生產到生活文化的各個方面，把歷史語言學和其他社會科學聯繫起來。特別是經濟史、文化史、宗教史、文學藝術史。所以研究語言的歷史具有很重要的意義。

漢族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字資料也極其豐富，這是世界上罕有倫比的。當

前研究漢語的歷史已經成爲研究世界文化史的一部分。研究漢語歷史可憑藉的材料也最多。在歷史上，漢族與國內少數民族的交往，與東西方各國的文化交流，都有許多資料可以參考。可是有關漢語歷史的各種文獻尙未充分利用。我們必須共同努力，把漢語歷史的研究工作積極向前推進，以取得更好的成果。

語言既然是社會的產物，它跟語言的一切變動都有關係。研究語言的歷史必須結合着社會的發展、人民的歷史進行研究，這是沒有疑問的。同時我們要注意到語言的發展有其內部的自身規律。研究語言的歷史更不要忘記應當從語言的整體出發，因爲文字、語音、詞彙（包括語義）、語法之間都有聯繫，不能孤立地去研究。另外，語言的發展與修辭和邏輯思維都有密切的關係，修辭手段的多樣性和邏輯思維的精確性都對語言的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我們必須把門路放寬，不能局限於一方面而忽視其他。我們要給語言歷史的研究開拓更廣闊的前途。

漢語歷史的全面研究還處於發軔前進的階段，有的部門已經有了好的成績，但還有不少的部門剛剛在開始。這裏只能粗疏簡單地說明兩三個問題，以引發大家從事研究的興趣。

二、漢語發展的歷史基礎

根據考古所發現的大量材料，證明遠在五十萬年以前在中國的土地上就有了人類。即以新石器時代而論，考古工作者在中國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各地都先後發現各種遺存，包括石器、陶器、骨器、

獸首、蚌殼等等。石器有石斧、石刀、石鏟、網墜。陶器有甕、罐、瓶、盆、鬲、甗、紡輪等；其中有紅陶、黑陶、灰陶和白陶，而且有不少是彩繪的。骨器有骨鏃、骨針、魚鈎、魚叉等等。另外還發現有穀殼、菜籽，晚期還有煉銅渣。在很多遺址中還有不少半穴式的房屋、燒陶器的窯場和公共墓地。由此可見居民已經聚居，農業、漁獵、紡織已經逐漸發達，而且晚期還有了冶銅術。這正是原始氏族社會的面貌。那時的居民就是中國人民的祖先。我們的祖先很早很早就中國的土地上生存着，並且創造自己的文化。

漢族既然有極悠久的歷史，漢語的起源一定很早。因為語言是人類互相交際的工具，沒有語言，社會就不會存在。漢語應當在遠古的時代就已經產生了。不過，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最古的當時人所留下的文字記載是商代的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商代相當於公元前十七世紀至公元前十二世紀。商代的文字已經是相當發達的文字。現在所看到的有文字的遺物大都是殷王般庚以後的東西，也就是商代晚期的東西，約距今三千多年。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就是考察商代的歷史和語言的重要材料。我們要追溯漢語最早的情況只能從商代開始。

歷史學家根據商代的文化遺存已經確定商代社會是奴隸社會。從商代遺址的發掘，我們可以知道商代已有了都城；由地下所發現的生產工具和卜辭的記載，還可以知道當時的農業和手工業都很發達，而且農業已經成為主要的生產。冶銅、陶鈞的技術和玉石骨器的雕刻藝術都相當高，並且有了曆法和掌史冊的史官。

商代的文字記載被保存下來而且數量極大的就是甲骨卜辭。卜辭是當時史官爲王占卜各種事情的記錄。卜辭所記載的事情雖然有一定的局限，文辭也很簡短，但也可以使我們知道當時語言的大概情況。

甲骨卜辭自從公元一八九九年被發現以後，七八十年之間相繼出土的總有十萬片。在大量的卜辭裏，出現的詞語很多，語法也並不簡單，足見當時的語言已經相當發達。卜辭中的語法結構基本上與後代相同。例如修飾語在被修飾語的前面，主語之後是動詞，動詞之後是賓語之類，都跟後代一致。有些複雜的句法在卜辭裏也出現了，跟後代的書面語言也是基本相同的。在詞彙方面，卜辭中所出現的雖然數量不很多，但是漢語詞彙中的基本詞已經具備。如「日、月、南、北、天、帝、春、秋、風、雨、來、往」等等一直是古今通用的詞。從文字、詞彙和語法各方面來看，後代的語言文字無疑間與商代的語言文字有直接的關係。例如下面的記載：

己巳王卜貞，□歲商受年，王占曰：吉。東土受年，南土受年，西土受年，北土受年。

丁酉卜殼貞，今春王収人五千正（征）土方，受出（有）又（祐），三月。

乙酉卜大貞，及茲二月有大雨。

癸丑卜貞，今歲受禾。弘吉。在八月，佳（唯）王八祀。

我其已芳（祀賓），乍（作，則）帝降若，我勿已芳，乍帝降不若。

戊辰卜方貞，登人乎（呼）往伐舌方。

甲午貞，其令多尹作王甕（癸）。

貞日有食。

這些詞句跟先秦古書中的文言都很相近。由此可以了解漢語在商代的時候已經奠定了基礎。

商代距今只有三、四千年，但語言的產生遠在有文字之前。據史書所載，商代以前是夏代，夏人和商人活動的地區主要在黃河中下游南北地帶，推想漢語的發源地就在黃河流域。商代的語言是從史前的母語發展而來的。這種母語可以稱之為「原始的漢語」。

商王為周王所滅以後，周代承繼了商代的文化，並且有了很大的發展。周人跟商人不是一個部落，這兩個部落的語言有哪些方面不同還很難說；不過，周代的銅器文字（金文）跟商代的甲骨文是前後相承的。銅器上的銘文雖然詞語古奧，但跟商代卜辭的語法結構沒有根本性的差異，周原所出的甲骨文辭更是如此，由此推想商周兩個部落的語言應當比較接近，都跟「原始的漢語」有聯繫。

周人征服了商人以後，又征服了許多東方的部落。華夏諸族的不斷融合，也就促進了部族的形成。從西周到春秋時代（公元前十二世紀至公元前五世紀）漢族的文化由黃河流域普被到長江流域。隨着文化的發展和社會的前進，漢語也就不斷豐富起來。當時雖然有許多諸侯國家，方言不同，但經過一定時間的分歧，隨着政治、經濟、商業、交通各方面的發展，自然日趨接近，並且逐漸融合，以形成區域之間의 共同語。

在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二二——公元前四八一）黃河流域的國家統稱「諸夏」，諸夏的經濟、文化已

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程度。當時是列國爭霸的時期，由於戰爭的頻繁，生產的發達，商業的興盛，各地人民的往來增劇，鄰近國家的語言會更接近，至少周、鄭、曹、許、陳、宋、魯、衛、齊這一廣袤地區有了區域的共同語。這一區域共同語到了戰國時期（公元前四八一——公元前二二一）就發展成為黃河流域以至長江流域的共同語了。這件事實可以從春秋戰國時代的古典著作在語法、詞彙方面的基本一致性得到證明。這種共同語就是漢代以後發展為全民共同語的基礎。

在漢語歷史的發展上值得注意的是在春秋戰國期間古漢語書面語言的規範逐步形成起來。這種書面語言也就是後代「文言」發展的基礎。如《詩經》、《左傳》、《國語》、《論語》、《孟子》、《莊子》、《戰國策》以及《楚辭》等對後代的語言和文學都產生極大的影響。這些作品和著作各有不同的修辭風格，但語法沒有很大的不同，可見當時書面語言已經有比較一致的語法規範。這種規範不是出於人爲的，而是以當時的實際語言為根據的。

戰國之後，經過秦代的統一，到了漢代，建立起一個強大的封建帝國。在西漢時期，由於政治的統一和社會經濟文化的普遍發展，各地方言在語法方面會更趨於接近，漢族的共同語言應當已開始形成。這在書面上表現得最為清楚。至於各地的口語仍然會保持許多特有的詞語，通行在一定的地區之內，那只能算是方言了。全民語言自有其一般通用的詞彙。漢族全民語言的形成，加強了漢語人民的團結，並促進了漢族文化的發展。漢以後，中國雖然不斷受到外族的侵擾，但漢語始終保持着自身的系統，並且按照自己的內部規律向前發展。

三、漢語歷史時期的劃分

從商代到現在，漢語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歷史，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語音、語法、詞彙三方面都會經不斷地產生過變化。這種變化與社會的前進和人的思惟的發展以及語言內部矛盾的統一有關係。

語言是社會的產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不斷前進，新的事物不斷出現，語言也就必須與社會的發展相適應。這件事實在詞彙和用語的遞有增加上表現得最爲突出。人的思惟是受客觀的存在而決定的。客觀的事物有了發展和變化，人的思惟也就隨之而有改進，日趨於複雜，同時語言也必然日趨於精密和完善，否則就不能很好地表達思想。語法的構詞法和造句法隨時代而有新的發展就跟人的思惟發展有直接的關係。還有，語言的語音、詞彙、語法各方面內部都會有種種不同的矛盾，爲了解決矛盾，不能不有所改變。如語音的同化、異化、顎化，詞彙的繁衍所給予詞法、句法的影響等等，都是語言內部的改變。所以，語言總是不斷地在發展，在改進的。

語言的發展當然是相當緩慢的，不會有突然的變革。舊的不再能適應時代需要的東西逐漸消亡和新的能適應需要而又有活力的東西不斷地增加，這是語言發展的規律。漢語也正是如此。不過，漢語在長期歷史發展中根據社會的發展情況和歷史上傳流下來的文獻資料仍然可以劃分爲幾個不同的時期。比較不同時期的一些特點，會有助於理解漢語發展的規律，辨認漢語發展的趨向，解決歷史上

各時期與語言有關的問題。

漢語的歷史還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根據目前我們的理解，可以初步劃分爲以下幾個時期：

(一)上古前期(公元前七七一以前)

這一時期包括商代到西周之末。前面已經說過商代文化比較高，周人伐商以後，吸取了商人的文化，在部落融合之中，漢語也就由部落語言向部族語言發展。這一時期主要的文獻有商代的卜辭，西周的銅器銘文和《尚書》的一部分。這些文字的記載幾乎都是出自史官之手。

商代的卜辭，文句簡短，而基本詞彙和語法結構的基本形式都與後代相同。在句法上，有敘述句、否定句，還有疑問句；既有簡單句，又有複合句。文字的形體已經從繁複的圖形向簡單的結構發展，並且趨向於定型化。使用的文字，在象形和表意文字之外兼有形聲字和假借字。足見殷商時代的語言文字已經很發達。

周人是羌族的一支，原是殷商時代的一個方國，語言未必與商人全同。西周的銅器銘文都比較長，多者達到四、五百字（如宣王時的「毛公鼎」有四九七字）。銘文長的大都以語言爲主；如「孟鼎」、「毛公鼎」、「虢叔旅鐘」、「毛伯班毀」等幾乎全篇都是語言；而且很多銘文有韻語，如「大豐毀」、「宗周鐘」等。由此可見文字的記載已經趨於繁複。但文辭比較古奧，虛詞出現的也少。《尚書》中的《大誥》、《康誥》、《洛誥》、《多方》等篇都是周書，詞語與銅器銘文相似。這些記載所根據的語言可能是早期西土周人的語言。東周以後，春秋時代的著作就與此不同了。

(二)上古後期(公元前七七〇——公元二一九)

這個時期包括周平王東遷後春秋戰國時期和秦漢時期。這本來是前後兩個階段：東周春秋戰國時期是一個階段，秦漢時期是一個階段。不過，這兩個階段是漢語由部族的區域共同語發展為漢族全民語的相連的歷史過程，所以歸為一個時期。

平王東遷雒邑以後，到春秋時代，鐵器已經產生，社會生產發展得很快。列國的封建領主互相爭霸，戰爭頻繁，華夏諸族的語言必逐漸接近，而形成一種各國間共同的交際語，即所謂「雅言」。《論語》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這種「雅言」可能就是以黃河中游幾個大國的語言為基礎的。當時諸侯各國的行人專使禮聘往來，問對之際，不能不有共同語。到了春秋後期，生齒日繁，除戎狄蠻夷以外，虞夏商周舊族都已融合，通稱為中國，北方文化被及南方，長江流域漢陽諸姬和吳楚等國的語言跟黃河流域諸國的語言也必然日趨接近。加之文化不斷發展，誦習《詩》《書》的人日多，語法的規範也就逐漸趨向於一致。語法規範的一致是共同語形成的重要標誌。

到戰國時期，諸侯力征，四方之民接觸日廣，儘管各地語音和詞語不盡相同，而古漢語書面語的規範已經完全奠定。

春秋戰國之間，語言中的詞彙有了很大的發展，雙音詞之增多，最為明顯。如《左傳》成公十三年晉侯使呂相絕秦，有「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等一些話，應用了很多雙音詞；在《孟子》裏雙音詞更是屢見不鮮。如道路、倉廩、庖廚、草萊、商賈、寇